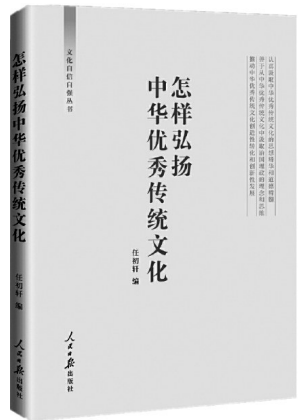


“数字敦煌”使文物“活起来”

□樊锦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给敦煌石窟建立科学记录档案的过程中,我深深意识到莫高窟洞窟及其壁画退化、病变的严重性。我们试图用胶片拍照和录像的方式,为后人“留下”莫高窟,但是这两种方式不仅精度和精细度不够,而且胶片放久了会褪色,胶片所拍的照片和录像均无法永久保存。

20世纪80年代末,我到北京出差。一位专家知道我在关注科技保护,带我去看电脑。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只要壁画能变成数字图像,就可以永久保存。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渐渐清晰起来:我们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

我认为,只有把敦煌石窟所有文物的信息数字化,才能切实地让敦煌石窟信息永久保存,才能真正地让后代永续利用。数字敦煌包含两个方向的探索:一是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建设,真实反映壁画当前状态,真实保存壁画信息,同时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编集成电子档案;二是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

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壁画数字化试验,最初效果并不理想。但我们坚信数字技术是唯一能完整记录并永久保存壁画信息的技术手段。因此,我们全力以赴,并且和多家高校展开合作,在探索和实践攻克各种难题。直到90年代末,我们初步探索出了基于轨道平行拍摄的壁画数字化方法和VR虚拟漫游整窟采集方法。目前,我们已探索出彩塑、洞窟和大遗址的三维重建方法。

“文物保护一定要靠科技”。在各合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研究院已完成200余个洞窟的图像采集、100余个洞窟的图像处理,原本在自然光中看不清楚的细节、被建筑遮挡的壁画,都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此外,我们完成200余个洞窟的VR节目制作,全景式360度拍摄;完成莫高窟、榆林窟两处大遗址外景三维重建;完成4.5万张底片数字化;等等。所有数据都按规定建立数据档案,不仅推动敦煌保护进入一个历史性台阶,也推动敦煌学的国际交流,为中国人自己的敦煌学研究助一臂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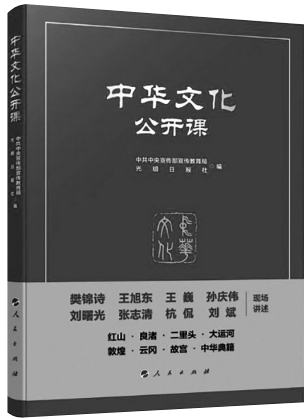
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不仅推动敦煌石窟数字化进程,还可以有效平衡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推动公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大量游客进入狭小的洞窟,会加剧洞窟微环境的劣化,不利于石窟保护。借助先进技术,我们创作了4K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全球第一部展现文化遗产的8K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参观者可以通过观看这两部数字电影“洞外看窟”,了解石窟历史文化背景、欣赏精美的敦煌艺术。

“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的鼓励和期许。“数字敦煌”使文物“活起来”,从洞窟中走到无法来到敦煌的大众身边,走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敦煌文化艺术的全球共享。“数字敦煌”展览中,观众可以戴VR眼镜展开洞窟虚拟漫游;1:1实景洞窟三维模型的构建,将远在大漠中的千年瑰宝展现在世人面前;“数字敦煌”上线,全球网民只要轻叩鼠标,就可以进入“数字敦煌”资源库,欣赏敦煌动画,高速浏览超高清分辨率图像,并对30个洞窟展开720度全景漫游。

用多好的技术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都不为过。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事业,必须与时代同行、与科技发展相融合。数字技术的发展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逐步完善和升级的过程。我们应以智慧化为发展方向,站在时代的高度,紧跟科技发展步伐,不断开拓创新。

在倡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面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如何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是时代交付给我们的使命。经过几代敦煌人的探索与付出,敦煌研究院在这一方面初步积累了适合敦煌、适合我国国情的探索经验。

《怎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任初轩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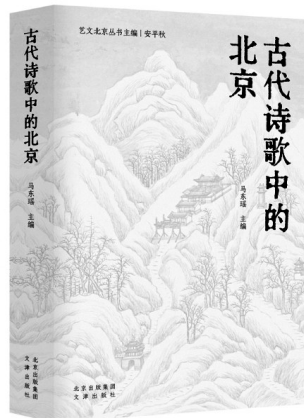


今天的故宫人,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前行,也逐步形成了新时代的办院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为支撑,将故宫博物院建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

这个指导思想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使命,以及履行使命的路径和措施。我们要通过一切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通过“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推动故宫世界文



“以‘三红一创’(三红指的是: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一创指的是柳青的《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指的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林指的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保指的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林指的是曲波的《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著作,是百年中国作家记录、书写中国历史伟大进程的经典之作,这些,大部分都在我们这里。所以,这个馆子,这个馆,是一座宝藏,丰富浩瀚。”在李敬泽看来,一个文学博物馆首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持续地去收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资料,保存起来,加以整理研究,然后传诸后世。“更重要的,它是一座文学殿堂,需要向所有人的生活和心灵开放,将记忆、审美、知识和梦想带给所有人,让美好的生活更加辽阔。”如何依托这样一个巨



关于北京的诗歌,汗牛充栋。有学者认为《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奭其道”是歌咏北京的最早篇章,“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所以这里的韩城应该和燕国很近。不过前文说“庆既居,韩姑燕誉”,所以该诗中的燕国更像姑燕,也称南燕,姑伯儵所立,旧址在今河南新乡延津一带。为了区别于姑燕,召公之后所建的燕国常常被称为北燕,以北京琉璃河为始封地,这个燕国才是北京文化的研究领域。

一些北京学的研究者喜欢引用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易水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不属于北京。就笔者阅读范围,《燕刺王旦歌》是实实在在写北京的最早诗篇之一。北京地区作为诸侯国的国都或州郡府治所,曾被称为蓟城、燕国、广阳、渔阳、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等,所以很多诗歌名篇的北京地域特色并没有引起读者多大注意,最为著名的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燕山雪花大如席”……普通读者往往

古代的智慧结晶 现代的源头活水

□王旭东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遗产永久保存和永续传承。

“平安故宫”是最为基础和首要的任务。通过“平安故宫”建设,可以更好地落实“保护为主”的思想,充分利用科技和管理手段,真实完整地保护好故宫这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平安故宫”工程于2013年启动,历时8年。它以“故宫整体修缮保护工程”的成功实践为基础,是一个更为宏观的保护工程体系。今天我们的安防体系已经逐步完善,但离这座文化遗产的价值所要求的体系还有一定距离,还要不断努力。

“学术故宫”是核心。为什么“学术故宫”是核心?因为我们要通过“学术故宫”建设,通过不同的学科全方位地挖掘这些文物承载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时代价值。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我们就是学术立院。今天,我们更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推动故宫的古建、文物藏品、档案等历史文化的研究。目前,有一大批的学术成果已经出版。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些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发表的平台、人才培养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汇聚到故宫博物院这个学术研究的大家庭中来。

“数字故宫”是支撑。“数字故宫”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现在是信息化、数字化甚至人工智能的时代,故宫紧紧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数字故宫”建设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从最早的网站、数据库的建设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从基础层、资源层到应用层一个庞大的“数字故宫”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一些企业、高校,甚至国际机构持续合作,全力保障“数字故宫”在文物的数字化采集、数据库建设、数据管理等方面推陈出新。

“活力故宫”是目的。第一种“活起来”的方式就是开放,让人们走进故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感受故宫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去实地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连续和包容,感受历史与我们紧密相连。故宫博物院的观众人数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里应该是最多的。开放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愿望,还有更多的人没有机会来到故宫,怎么办?所以第二种“活起来”的方式就是传播,通过各种展览、各种传播途径,还有一些现代的艺术创作方式、其他的艺术表达方式,全面地去呈现故宫的多元价值。

我们的线上展览也非常丰富。大家

可以通过“数字故宫”去领略故宫的美、故宫背后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去认识我们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原因之所在,同时也去认识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放。

我们积极参与海外考古项目,与德国考古研究院、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等世界著名考古研究机构合作,一起走向其他国家共同进行考古。与希腊研究与技术基金会所属电子结构与激光研究所建立了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让中国与希腊两大文明古国通过保护古代文明,又走在了一起。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我们对故宫这座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不断加深认识,由外国的学者去讲中国文化的故事,我们的学者出去讲我们的故事,同时也学习其他文明的成果。我相信,这样的交流久久为功,一定会形成非常好的态势,过去的那些偏见和隔阂会随着交流对话逐渐消除。

《中华文化公开课》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光明日报社 编
人民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与文学有关

□肖姗姗

大的宝藏,面向社会、面向公众开展深入人心的公共服务,一直是李敬泽思考的重点。“我们馆里的宝贝越多,我们越不能关起门来,要让这些收藏真正变成当代文化生活中一个活跃的力量。”

“活!是三点水的‘活’,先活起来,再火起来。”说这话时,李敬泽仰望着墙壁上高悬的历代馆长照片,那里有杨炯、李準、舒乙……还有伟大的创办人,巴金先生。“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他们的建设,才有了现在这座宝藏博物馆。那么,我们后来人应该怎么做?”李敬泽直言,他希望文学馆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文化功能,让更多的人走进来,打破它的物理空间。李敬泽提到了法国学者安德烈·马尔罗,“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了‘无墙的博物馆’概念,强调博物馆与受众之间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消弭。近几年来,我们始终在这方面努力探索。”

“‘坐标’展出了从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巴金的小说《团圆》及改编电影《英雄儿女》,从陆柱国的小说《上甘岭》到林杉的电影剧本《上甘岭》,从李蕤在朝鲜的家书、日记到黄谷柳的战地摄影……

开展不到两个月,观展人数已经创下了文学馆开馆的新高。”李敬泽说,作家们奔赴朝鲜前线,见证历史,记录历史。他们在朝鲜前线的工作和生活,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人们走进来,重温这个记忆。什么叫文化?什么叫精神?一定程度上,文化和精神是一个记忆机制,如果一个文化里没有记忆,这个文化将荡然无存。所以,一代一代人最珍贵的记忆被传下来,又构成后来人新的记忆,就有了传承。”李敬泽说,他并不满足于人们来看看,感叹一下就不行了。他更看重的是,重新唱响的《英雄儿女》、课本里《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手稿、巴金先生被复原的书房……能在文学馆这个特定的物理空间,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和震撼,从而产生心灵和精神上的交流。

《文学馆之夜》是李敬泽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于2023年初推出的一档人文漫谈节目。节目中有这样一个画面,李敬泽将手合在了巴金的手模印上,推开了文学馆的大门……邀请作家梁晓声、刘震云、李洱、韩松,还有学者戴锦华、导演贾樟柯、科学家刘颖等走进文学馆,“让我们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一切。”文学馆这个物理空间,变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对话

空间,李敬泽与嘉宾们通过谈论文学,凝视和思考今天的生活。

“《文学馆之夜》真是在夜里录的,大部分节目都是我在我上班后下午五六点时到现代文学馆录制,录完天就黑了,满天星斗。”李敬泽说,在这样的夜晚,从文学出发,从汇聚着中国人记忆和情感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发,用一种新的形式再次向大千世界敞开,让中国现代文学馆更有力、更充分地进入公众的视野。所以,节目中除了能感受到用崭新的思维打开文学的边界呈现文学的魅力,还能真切地看到文学馆弥足珍贵的藏品:比如陈列在节目现场的书籍、照片、文具等,都是从现代文学馆90多万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萧军先生收藏的鲁迅像、朱自清使用过的皮箱、曹禺先生用过的镇纸……它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历经时代风雨,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智慧光芒。“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星空下的大千世界,人类的生活,其实这一切,都与文学有关。”李敬泽感慨。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
陈岚 李鹏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诗词中的北京文化

□马东瑶

耽于其艺术的高妙,很少把它们和北京文化内涵挖掘联系起来。所以这本《古代诗歌中的北京》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秦汉隋唐,北京地区只是中华大一统国家的边塞重镇,从《燕刺王旦歌》《渔阳为北燕歌》《古诗十九首》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曹植、张华、刘琨、鲍照、陶渊明、王褒、庾信、卢思道等大诗人均有关于北京的名篇。“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的张华曾都督幽州,所以这里的韩城应该和燕国很近。不过前文说“庆既居,韩姑燕誉”,所以该诗中的燕国更像姑燕,也称南燕,姑伯儵所立,旧址在今河南新乡延津一带。为了区别于姑燕,召公之后所建的燕国常常被称为北燕,以北京琉璃河为始封地,这个燕国才是北京文化的研究领域。

自辽金到元,北京地位逐渐上升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大大拓宽了中国诗歌的书写范围,关于北京或以北京为创作背景的诗作,极大丰富,元好问、耶律楚材、赵孟、鲜于必仁等均是其中翘楚。两宋士人中像欧阳修、刘敞、苏辙等访辽大臣,也写了不少关于辽南京的优秀作品,范成大关于金中都的写作异常出彩;南宋文天祥千古流传的《集杜诗》《正气歌》都作于北京;宫廷琴师汪元量长期留滞元大都,这期

间他留下了大量被誉为“诗史”性质的乐章。

明代永乐之后,定都北京,文人荟萃,创作于此的诗歌像井喷一样。明诗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均在京为官,篇幅甚夥。作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李东阳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任职在北京最后也葬在北京。而与李东阳文学观点不同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也有在京为官的经历,正是他们在京相聚讨论,方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到了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同样是在北京,考中进士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组建诗社,“后七子”继续影响文坛。大量应制诗、宫廷诗以《明宫词》为代表,记述帝王及其妃嫔们的宫廷生活,以及皇家苑囿的辉煌景致;更丰富的是士大夫之间交游酬唱,反映了客居于此的士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京城的民情风情,像于谦、杨继盛、李贽、戚继光等均有名篇传世。

清代,北京仍然作为首都,创作于此的诗篇车载斗量,应制诗、宫廷诗以《清宫词》为代表,更有大量皇家亲贵,以及各地来京士人吟咏北京风物,抒发怀抱者,专辑不少。诗坛盟主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沈德潜等均曾在北京长期任职,纳兰成德、翁方纲、萨哈岱、顾春、宝廷等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其后又有龚自珍、黄遵宪等诗坛巨

擘居于北京,都留下了很多名篇。明清北京,出现了大量描写北京风物的竹枝词,有写节令民俗的,有写庙会风情的,有写市井百业、杂耍戏曲的,也有写名胜风光的,反映了北京文化的鲜活细节。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兴”,就是感发志意,希望读者阅读这个选本,能增加对北京的热爱。“可以观”,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本书即以独特的韵文史料的形式推动北京文化内涵的纵深挖掘。“可以群”,就是大家“群居相切磋”,扩大交流,提高北京文化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可以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并非单单是个人境遇的不平则鸣,背后折射的正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或者说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阅读关于北京的诗歌,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我们流连北京风物的诗意,还让读者看到一个带着强烈感受的传统优秀士人的抱负与情怀。这样的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一个区域,更是一国之都,展示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华之风的久远、博大,和生生不息。

《古代诗歌中的北京》
马东瑶 主编
文学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